高郵日報
2016年11月25日 星期五
丙申年十月廿六
责任编辑:居永贵
版　　式:张　勇

孟城驿

在线投稿:http://tg.gytoday.cn　新闻热线:84683100　刊头题字:周同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http://www.gytoday.cn

读周游游记的感悟

□ 陈其昌

周游是我市一位多产的业余作家。从他的专著抑或《高邮日报》上，我读过他不少游记。早年，他在老山前线猫耳洞里写下的诗作《我和山》，便出手不凡，被评论家誉为“万里边关笺，慷慨战士情”。该诗纯情自白，气势不凡，虽不是游记，却为其日后所作的游记涂抹了意蕴的底色。退伍回邮后，因某些原因不尽如人意，他便如獐独跳、如狮独行地“游山玩水”，他的游记也一发不可收，令人瞩目。我以为他的游记——

饱览大好河山，引人入胜。陪几个好友在高邮看看，乍看，湖山钟人杰，嘉树喜成列。说实在话，高邮无名山可登，他却因为是周山人，“总感觉身边有山，脚下有路”“心中有了一个新的高度，那是一种无法用尺丈量的心灵的高度”，气概何等豪迈。待到他真正开始九华之旅，登临峨眉极顶，乃至飞到了心驰神往的拉萨朝圣，伫立于同丛林交臂、和深溪合翠之处，更是惊神沁目，心旌摇动，他觉得诸如拉萨等地大好河山，是一部又大又厚的书，永远读不完。他与读者一道，对天地问难，从河川求索。

构建诗情画意，情景交融。他以简练、神化的笔法记述山岚峰峦之胜，描绘潭池泉瀑之奇。他写九华山：“舒姑化作清泉，其水清媚山川，其操洁如冰心，是月魂，是嫦娥……”而这泉源活水，源远流长，泠泠作响。这恰似交响的音乐，又如琅琅的诗篇，亦如挥就的写意。他写钻上青天的峨眉，山腰处皆为云雾所蚀、所蒸，藏美烟霏其中，让人浮想联翩。待登至刺天的金顶，一览无余，如入远离尘嚣的仙境。环顾熠熠生辉的远山，似乎可以把玩白云苍狗，又可以触摸着江河之源的远古冰雪。在这里透支着他的想象，也倾注了他的情感。虽是凡夫俗子，也有山高我为峰的豪情。

表达物化意蕴，境由心生。名山大川的许多客观存在的景观，在他的笔下，都拂去了一切的浮尘和雾障，显现的是丰富的意蕴和厚重的积淀。一些牵强附会的讲解，虽然可以满足一些人的获得感和愉悦感，但是往往会丢失物化的真谛。

周游以独特的视角、见地，将眼前的景观意化为独有的佳句美文。峨眉山上一株又高又古的岩桑矗立千年，见此，顿时他就以岩桑的姿态仰天独立，张开的手臂就像树枝树叶，身躯犹如树干。他感觉足下蓦然生根，被净化的空灵清澈之心，就油然而生一种杂念尽除、人性向善的境界。

勾画才子佳人，锦簇生花。尽管周游游览常是独来独往，但是因为他深厚的学识和热情的谈吐，常吸引一些女同胞听他介绍、解释。以致一些导游小姐也与他很融洽热络。峨眉山“美眉”导游或拉他前进；或问他：“那是云？那是雾？”；或不停与他合影；或执手相扶同他一齐撞钟，“当……当……”地祈求幸福安康，人类所共有的憧憬、梦想在万佛顶回荡，也在平民百姓心头回响。周游旅游，有“美眉”大方相伴，自然是心花水花山花齐绽，也是一道风景。

旅游，自古有之。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我国的游记佳作不胜枚举，它们及其作者传薪至今，让人耳熟能详，研读效法。

奇文迭出，风格各异，传世共赏析。一代文豪盖世、宦游直送江入海的苏轼出川以后，就显示了横溢的才华。因政治上屡遭贬谪，宦游各地，几乎踏遍大半个宋室江山，写下了不少绝妙的诗文。诗文得江山之助，而江山得它之助，越发增辉添色。

漱涤万物，寄情百态，向山川求知。宋代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曾提及高邮湖上倏然出现的明珠。有人说，是他的好友孙觉转告他的，也有人说是沈括遍游各地采集的，这也可信。因为公务需要，他宦游各地，便着意向山川求知，着意采集各处地理与风物资料，才得以写下山水胜迹的著作（含游记）和诗歌。

涉足九州，考山观水，书写真文字。划时代的诗人李白是一个大旅行家。从他读书游三巴，到仗剑出荆门，长安醉日月，十载漫寻仙，再到战祸频生的晚年“闷为洛生咏”，留下了根植于中华壮丽山川而博大瑰奇的诗文，遗爱一直恩泽至今。明代徐霞客志在四方，涉足远游，三十年如一日，五次遇盗，四次绝粮，从未稍移其志。这也与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始终支持着他有关。她不希望儿子只是“藩中雉”或“辕下驹”，而是期待儿子成为“问奇于名山大川”、学务实效的有心人，因此，他以真文字、大文字、奇文字写下了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旅游，在周游的脚下。周游的旅游，永远在路上。

烤薯与烤馒

□ 淖柳

深秋，一个多月的雨。雨中，我读着汪曾祺、陈忠实，手里的书几乎滴出水来。读着读着，不经意间，湿漉漉的时空中，好像飞来无数的烤薯和烤馒，给这阴湿的天气，带来些许温暖和清香。

汪曾祺被划为“右派”期间，曾在沽源专画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。他不仅画马铃薯的叶茎花，还画薯块。画完各种整体的、剖面的土豆，他随手将其埋进牛粪火里，烤烤吃掉。“我敢说，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，全国盖无第二人。”陈忠实成为专业作家后，蛰居在叫做原下的乡间写作十年。创作《白鹿原》时，妻子王翠英常给他背蒸馒。饿了，陈忠实以焦黄、干硬的烤馒充饥。1991年农历腊月，王翠英最后一次回原下给丈夫送馒。临走，送妻子出小院时，陈忠实说：“你不用再送了，吃完这些，也就写完了。”王翠英突然停住脚，问：“要是发表不了咋办？”陈忠实没有任何迟疑，仿佛考虑已久地说：“我就去养鸡！”忆烤薯，闻烤馒，给我以震惊和思考。烤薯烤馒，烤到这个份上，的确烤出了非凡的味道。

要有阳光。胸有阳光，正道沧桑。作家是人之精英，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思想活动、精神能量和表达方式，更拥有充沛的信念阳光。有了这束光柱，就能在常态和黑暗中坚定前行。从牛粪火中拾食烤薯的汪曾祺，一边是淡定自若，随遇而安，献技展艺；一边是谋划未来，构思作品，温暖人心，给“脆的人心”酿造滋润的琼浆。汪曾祺说：“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、美好的东西、人的美、人的诗意告诉人们，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，增强对生活的信心、信念。”

要有雨露。作家的人生，更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人生。烤薯烤馒，拷问灵魂，考量世道人心。观其象，有表有里；察其变，有静有动。顺境时，戒骄戒躁，乘势而上，扩大暂获；逆境中，审时度势，随遇而安，积蓄奋发。吃烤薯的汪曾祺和食烤馒的陈忠实，无论顺境与逆境，都思忖着人类的命运和未来，都执着追求自己的艺术风格，都以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实践讲述中国故事，成功创造了自己的绝版艺术高地。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等作品，深刻地把握和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，写出了传统文化的仁义思想、宗法观念等沉积在农民心理的地质层，展示了民族的精神和灵魂。汪曾祺的《大淖记事》等作品，以自己一生的沉淀，写出至淡至浓的优雅与情致，展示出似水若云、如诗似画的纯美世界，其朴实平淡，有空山新雨后的清新之味，于不经意中渗出人性的美好与诗意的享受，给这个美好的世界，送来源源不断的清香、雨露和暖风。时间是文学品质和价值最可靠的试金石和显影剂。在文学艺术的森林中，陈忠实的史诗和汪曾祺的滋润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树，都是世界不可或缺的精神宝藏。

要有四季。作家生活经四季风雨，作品节奏徐疾有度。四季执着轮回，季季风景如画，这是不可违的自然规律。作家们在坚守创作规律，创造丰富的精神产品时，其物质生活常常到了只能维持生计的最低程度。1961年，汪曾祺烤薯，淡定从容，在画中吃、吃中画，于消化中吸收，吸收中创新，在食用烤薯中创作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；与此同时还在小学生作业纸上，用毛笔创作了《羊舍一夕》，被《人民文学》以显著位置发表，萧也牧阅后大为赞赏，“这才是小说！”陈忠实用两年时间准备，四年时间创作，在食用烤馒中创作了《白鹿原》。我曾经怀疑，陈忠实的舌癌，是不是与长期食用烤馒有关。无论严寒环境，无论处于创作的迸发或困顿期，汪曾祺、陈忠实都执着、坚韧，在“烤”中思考与酿造，为我们留下了大胸襟、大手笔和大作品。

当我们深切感知汪曾祺、陈忠实作品的温度时，常常为他们“烤”的精神和劳作而感动。

挑河的日子

□ 丁鹤军

挑河是我朦胧而又遥远的苦涩记忆。儿时，还是大集体年代，每年到冬季农闲，却是父亲最辛苦、最劳累的时候。他是参与挑河的主力军。母亲收拾打理好行李，不忘给父亲带两罐自家腌制的咸菜。挑河工期长，要到腊月年根方能收工回家。父亲和乡亲们一起，用一把大锹两只粗手、一根扁担两个担子，用原始落后的手挖肩挑的人工劳作，一担一担地挑出一条河来。

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，大规模的集体组织挑河已经是尾声了。辍学在家，是我青葱岁月的一个留白期，彷徨无助，迷失了方向。但那年冬天，村里还是有小型水利工程任务，在离家不远的“人字河”清理河床，疏浚河道。村里按照户口人头分摊任务，不出劳动力挑河的，就拿钱顶挑河的名额。父亲在村里当干部，事务杂多，于是，十七岁的我，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韧劲，迎着凛冽的寒风，沐浴灿烂的冬阳，卷着被褥，扛着工具，和一群大人上了去“人字河”工地上挑河的挂桨船。

挑河是农事劳作中既苦且累的繁重体力活。天气凝寒，白霜遍地。太阳懒懒地刚露脸，空旷豁然的挑河工地上已是人流穿梭，一片忙碌。“挑不挑，一头两大锹”。我年龄小，体力单，初到工地挑河，一副挑泥的担子很沉重。两人高深的河底，挑到两人甚至三人高的圩堤上，一个来回，气喘吁吁，肩头疼痛，脚步趔趄。农村人心地纯朴善良，本分厚道，没人因我干活拖累，要多出一把劲、多卖一份力而埋三怨四；力所能及地帮助我，特别将我担子里的泥块挖得小一些。这让我在挑河的短暂日子里，孤寂、浮躁的心有一份慰籍，一份温暖，至今感念不已。我也不甘示弱舍得卖力，坚持咬着牙一担一担地挑着、一天一天地熬着……

工地虽是离家不远，但干了一天重体力活，疲惫不堪，就在附近的农家安营扎寨。农村人热情好客，把自家的堂屋打扫干净，无报酬地借居挑河民工。挑河体力消耗大，不到饭点，肚子就饿得咕噜叫。工地上的伙食是不错的，队里固定一人做饭，送午饭到工地，免去来往浪费时间、影响工程进度。在风尘弥漫的圩堤，我们吃得也是狼吞虎咽，却津津有味。晚上打牙祭，顿顿有茨菇烧肉，黄芽菜汤。一群汉子甩开挑河的疲劳，驱赶黑夜的寂寞，喝着廉价的酒，吃着大块的肉，大声地吆喝着，其乐融融，给单调、枯燥的挑河日子增添了美丽的色彩。我也大胆地端起酒，一饮而尽，辣辣的，呛得直流泪，逗得笑声一片。酒足饭饱，我们抱几抱穰草，打个地铺，寒冷的冬天，挤挨在一起也是温暖和幸福的。借着昏暗的马灯，我躺在地铺上读喜欢的文字，游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大人们闲得无聊，蜷缩在被窝里，抽着劣质香烟，胡聊神侃，甚至讲一些七荤八素的故事，羞得年少的我满脸通红，扭转头去。

岁月清浅，时光潋滟。挑河的日子，在我的生命中不曾走远……

“太家墓”的传说

□ 乔根美

据《高邮州志》记载，《清代高邮州境域图》载有“大家墓”字样。而在汉留，有一个自然村落，叫“太家墓”。关于“大家墓”“太家墓”，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。

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4月15日至25日，系著名的“扬州十日保卫战”。清兵至少十万人，而扬州守兵仅一万多人，可谓敌众我寡。随史可法抵抗清军的福建南少林寺的蔡德忠、方大洪、马超兴、胡德帝、李式开等人兵败后，突出重围，护送史可法灵柩至扬州东北一个叫千棵柳的水乡小镇。此地荒芜偏僻，人烟稀少。贯穿小镇南北的三阳河，在今南赵庄河段两岸被洪水冲刷成两个巨大的“V”字形缺口，世人称之为东沟、西沟。此地即为古南赵渡。蔡德忠一行策马而来，伫立于渡口岸堤，但见河渠沟汊纵横交错若水网，在清粼粼的河水东岸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柳树林，似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。在柳树林的东侧有一大水塘，塘水清澈，深不见底，水塘与柳树林之间的僻静处，正好可作为史公的陵寝之地。于是一行人马驻足“一塘两沟”。“一塘”也就是今人所称的汉留庄北侧的“马饮塘”。在过去的“东沟”处如今建成了一座闸站，世人称之为“东马沟闸”。选好地址造好墓，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，到处是清兵横行，若直书史可法之名于碑上，又恐遭到清兵的破坏，因众人景仰史公，尊为“大家”，于是刻“大家墓”于碑上。

众将准备撤离之时，军中忽有一人提出建议：在这荒郊野外造一“大家墓”，可能会引起清兵的猜疑，为遮人耳目，不如将“大”字下面加一点为“太”，让人误以为是某“太太”之墓，而不会联想到史公，只要我们这些人清楚就行了。这样“太家墓”这一称呼就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并且成了墓南边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庄名。这个庄子就坐落在现在省级安大公路以西、汉留大道以东、东马沟以南的区域。庄上过去都是毛坯房，沧海桑田，现如今，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新颖别致的小洋房。

昆胖

□ 朱延庆

小健今年15岁，身高1.75米，体重80公斤，他跟奶奶一起走的时候，邻居们对小健奶奶说：方奶奶，你的大孙子长得又帅又昆胖啊！方奶奶只要听到有人夸他的孙子便笑得合不拢嘴：唉，唉，赶上这个时代啦，托福啊！托福啊！

“昆胖”一词，在江淮一带人们常用到，原本吴语，指人或牲畜肥盛。应钟《甬言稽诂·释形体》：“今称人畜之肥盛曰昆胖”。而今镇江、扬州、泰州一带这“昆胖”只用于形容人的形体肥盛，而不用于形容牲畜的肥盛了。

在距今二百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，大约是因为人类祖先的基因发生了突变，获得了语言的能力，这些语言的信号逐渐衍生为最初的语言。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重要的方言，有的语言学家将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：官话、吴语、赣语、客家话、湘语、闽语、粤语。在这七大方言中，最早形成的是吴语和老湘语。有人认为，在西晋以前，黄河之南、跨过长江是一片吴语声，江淮一带自然受到吴语的强烈影响了。江淮一带至今保留了一些吴语的词汇及读音，如“雄鸭”的“雄”读成yong，“下头”的“下”读片huo或he，即“然后”的意思，“吃脱”“用脱”“写脱”的“脱”读成近似te的音，均是明证，至于在江淮方言中用到吴语词汇那就更多了。

接着关于小健的话题往下说。小健妈妈认为“昆胖”一词用来形容小健的形体是合适的，但按照科学的形体标准要求，胖了些。有的专家提出一道简单的公式：身高减去105等于标准体重（公斤），小健身高175厘米，减去105，得数为70，即小健的体重应为70公斤，他现在的实际体重是80公斤，显然胖了些。

小健下定决心减肥，尽量控制饮食，加强运动。三个月后，小健的体重下降了10公斤，看上去仍然昆胖，但似乎比以前更精神了些。

有人将“昆胖”写成“昆膀”。

在江淮一带，“昆胖”的“胖”一般读成近似“棒”的音，轻声，保留了吴语的读音，这也证明了吴语对江淮方言的影响。

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